

汉语知识讲话

复杂谓语

吕冀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	什么是复杂谓语	1
二	复杂谓语的种种格式	6
	(一) A 类: 主语相同的	7
	1. A ₁ 类: 主 谓 ₍₁₎ →谓 ₍₂₎	7
	2. A ₂ 类: 主 谓 ₍₁₎ +“着(了、过)”→ 谓 ₍₂₎	12
	3. A ₃ 类: 主 谓 ₍₁₎ →“不(没)”+谓 ₍₂₎	21
	4. A ₄ 类: 主 谓 ₍₁₎ (“有”)+宾→谓 ₍₂₎	24
	5. A ₅ 类: 主 谓 ₍₁₎ (动)→谓 ₍₂₎ (形)	29
	6. A ₆ 类: 其他 A 类复杂谓语	41
	(二) B 类: 主语不同的	45
	1. B ₁ 类: 主 谓 ₍₁₎ +宾(主)→谓 ₍₂₎ (表 示相应产生的动作或情态)	46
	2. B ₂ 类: 主 谓 ₍₁₎ +宾(主)→谓 ₍₂₎ (表 示谓 ₍₁₎ 所由产生的原因)	49
	3. B ₃ 类: 主 谓 ₍₁₎ +宾(主)→谓 ₍₂₎ (判 断词+名词)	53
	4. B ₄ 类: 其他 B 类复杂谓语	57
	(三) C 类: 主语的情况不确定的	62
	1. C ₁ 类: 几个谓语共戴一个主语(表 示的意义跟 A 类不相同)	63

2. C ₂ 类: 几个谓语不共戴一个主语(表示的意义跟B类不相同)……	65
(四) D 类: 没有主语的 ……	69
1. D ₁ 类: 谓 ₍₁₎ (“有”)+宾(主)→ 谓 ₍₂₎ ……	69
2. D ₂ 类: 谓 ₍₁₎ (“是”)+名词(主)→ 谓 ₍₂₎ ……	73
3. D ₃ 类: 其他D类复杂谓语 ……	74
三 多项的复杂谓语 ……	78
(一) 单一的 ……	79
(二) 交错的 ……	83
四 复谓结构 ……	88
(一) 作主语 ……	88
(二) 作宾语 ……	89
(三) 作定语 ……	90
(四) 作补语 ……	92
五 怎样辨认复杂谓语 ……	95
(一) 复杂谓语同联合结构作谓语 的区别 ……	95
(二) 复杂谓语同介词结构作状语、 补语的区别 ……	98
(三) 复杂谓语同动词或者形容词 作宾语的区别 ……	100
(四) 复杂谓语同主谓结构作宾语 的区别 ……	101
(五) 复杂谓语同复句的区别 ……	114

(六) 复杂谓语同紧缩句的区别	116
六 几个困难问题	120
(一) “等……”	120
(二) 重复谓语	123
(三) “接(着)……”	126
(四) “差不多……”	128
(五) “忍不住、禁不住……”	129
(六) “来不及……”	131
(七) “不好意思……”	131
七 各家关于复杂谓语的说法	134
(一) 关于 A_1 类复杂谓语	135
(二) 关于 A_2 类复杂谓语	137
(三) 关于 B_1 类和 B_4 类复杂谓语	139
(四) 关于 C 类复杂谓语	140
(五) 关于 D 类复杂谓语	141
八 为什么叫作复杂谓语	146
后记	155

一 什么是复杂谓语

一个具备主语、谓语两个部分的单句，谓语可以是极其简单的。如：

(1) 我们去了！(赵树理《三里湾》)

也可以在谓语的前后加上一些其他成分，使它受到一些修饰或者补充。如：

(2) 我很悚然。(鲁迅《祝福》)——前加状语

(3) 玉梅倒了水。(赵树理《三里湾》)——后带宾语

(4)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鲁迅《祝福》)——后带补语

也可以同判断词或者能愿动词组成一个合成谓语。如：

(5) 她不是鲁镇人。(鲁迅《祝福》)

(6) 他不敢早退。(巴金《寒夜》)

还可以由联合结构或者主谓结构组成一个联合谓语或者主谓谓语。如：

(7) 那嗓门又高又亮。(西戎《纠纷》)——联合谓语

(8) 吴天宝器量很大。(杨朔《三千里江

山》)——主谓谓语

不论谓语是极其简单的,还是带其他成分的,也不论是合成谓语还是联合谓语、主谓谓语,分析起来都只是一个成分,一个谓语。所以这些谓语都是单纯的。

有些句子的谓语情况与此不同。如:

(9) 我曾在深沉的夏夜里,坐在礁石上看碧绿的海底。(端木蕻良《节日》)

(10) 老人昨天就上山打猎去了。(吴伯箫《猎户》)

(11) 你不光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赵树理《三里湾》)

(12) 你们选我当队长,就得听我的话。(胡学文《阿娜》)

(13) 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巴金《寒夜》)

(14) 那个人民军战士指给武震看他们的城市。(杨朔《三千里江山》)

在这些句子里,谓语部分都有不止一个动词。这些动词之间没有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没有补语和中心语的关系,也没有动词和宾语的关系;它们也不是合成谓语或者联合谓语、主谓谓语。拿例(9)来说,可以说“坐在礁石上”是修饰“看”的,表示怎样“看”;但是也未尝不可说“看碧绿的海底”是补充“坐”的,表示“坐”在那里干什么。因此我们不宜于肯定地说“坐在礁石上”是状语,也不宜于说“看碧绿的海底”是补语。再拿例(12)来说,“选”的宾语是“我”,

而“当”的主语也还是“我”。我们当然不能说“选”是“当”的状语，同样也不宜于说“当”是“选”的补语。固然，“当”是在“选”这个动作的影响下产生的，但是这类句式的第二个动词并不一定要在第一个动词的影响下才能产生。如：

(15) 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们等了。

(丁西林《一只蜜蜂》)

似乎很难说“等”是在“劳”的影响下产生的。有人主张动词“当”是宾语“我”的补语，但是“我”和“当”明明是主谓关系，不是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

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特别是印欧系语言，其特点之一便是在谓语部分里，几个动词(包括形容词)可以接连地说下去，中间没有语音停顿，甚至难以分出它们的轻重。在印欧系的语言里，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随着主语的人称和动作的时态变化^①，因此判断一个句子里哪个是谓语，哪个是谓语的连带成分，标志十分明显，凭借着这些标志，分析起来毫不困难。比如，下边这个句子跟例(9)是属于同一句式的：

学生站在黑板旁边回答功课。

这句话在俄语里是这样说的：

Ученик отвечает урок стоя у доски.
(学生) (回答) (功课) (站 在黑板旁边)

① 如果有两个动词同时随着主语的人称和动作的时态变化，那就是联合谓语，这两个动词(谓语)之间要有相当于汉语的“和”(俄语是 И，英语是 and)一类的连词。而汉语的复杂谓语里，两个谓语之间是不加这类连词的。

“回答”是谓语，“站”是状语。所以能够这样清楚而且肯定，是因为这个句子里只有“回答”随着人称、时态变化。“站”在这里是副动词，俄语的副动词不能作谓语。又比如，下边这个句子跟例(12)是属于同一句子的：

大会推选伊凡诺夫同志当主席。

这句话在俄语里是这样说的：

Собрание выбрало тов.Иванова
(大会)(推选)(伊凡诺夫同志)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当〕主席)

“推选”是谓语，“主席”是补语。所以能够这样清楚而且肯定，是因为这个句子里只有“推选”一个动词，“主席”用了第五格，就表示了汉语里“当主席”的意思了。

我们汉语里名词没有格变，动词又不随着主语的人称变化，尽管在时态方面借时态助词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遇到象例(9)那样的句子，也还是难以确定究竟哪个动词是谓语，哪个是它的连带成分。不论就结构上还是意义上看，都不宜于十分肯定地把它们分析为“状→谓”或者“谓→补”。因此近年来有些语法工作者注意到汉语的这个特点，不再按照印欧语系的语法来分析这样的句子，而把这样的几个动词(包括形容词)都看作是谓语。

一个句子里可以有不止一个谓语，那么谓语部分便复杂起来了。为了方便，我们管它们叫作“复杂谓语”。复杂谓语是汉语的特点之一，而且是汉语里

很值得重视的一种句法形式。不论在口头语言里，还是在书面语言里，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几乎大部分都是含有复杂谓语的句子。因此在语法研究中，在语法教学中，都必然要触及这个问题。这里，我们打算就有关复杂谓语的一些现象和围绕着复杂谓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加以说明和分析。

二 复杂谓语的种种格式

汉语里的复杂谓语是多种多样的，就它本身来说也“复杂”到极点。要系统地说明复杂谓语，我们必须给复杂谓语分类。分类需要有标准，标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确定。比如，可以由几个谓语同主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也可以由几个谓语之间的意义关系来确定，还可以由几个谓语本身的词性来确定，等等。我们这里的分类标准是根据结构关系和意义关系相结合的原则来确定的：先根据结构关系分出几大类，然后再就意义关系或者其他情况划分出小类。这样的分类标准未必是很理想的，但是它可以使我们首先注意某一类句型的格式，其次再由这个格式进而去理解它的意义，在进行语法分析的时候或许可以方便一些。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把复杂谓语分为四大类：(A)主语相同的；(B)主语不同的；(C)主语的情况不确定的；(D)没有主语的。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它们称为A类复杂谓语，B类复杂谓语，C类复杂谓语和D类复杂谓语。每类各有自己的句子格式。A类复杂谓语是几个谓语共戴一个主语。B类复杂谓语是第一个谓语(动词)所带的宾语同时又

是第二谓语的主语,也就是说,两个谓语并不共戴一个主语。C类复杂谓语有它自己的句子格式,但是在这同一的句子格式里,对于几个谓语来说,主语的情况并不确定。它们可能是共戴一个主语,也可能是不共戴一个主语。D类复杂谓语是无主句,不过这个无主句包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谓语。

下边分类来谈。

(一) A 类: 主语相同的

A类复杂谓语的特点是几个谓语共戴一个主语。在汉语里,这种复杂谓语出现的频率相当大;它本身又极为复杂,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划分为六小类,以便进行比较详细的说明。

1. A₁类: 主||谓₍₁₎→谓₍₂₎

这一类复杂谓语,从句子结构上看,几个谓语顺次地结合在一起,不需要借虚词或其他语法手段来帮助。它们的格式是:

主||谓₍₁₎→谓₍₂₎……

从几个谓语之间的意义关系上看,它们有以下两种意义。

一、表示连续发生的几个动作。如:

(1) 黄参谋写好报告交给站在旁边的通讯员。(柳青《铜墙铁壁》)

(2) 小李接过奶筒,推车开门出去,正好碰上海兰抱着孩子走进。(辛禾、木林《神·鬼·

人》)

(3) 我穿上衣裳跳下地跑到车间。(肖平《玉姑山下的故事》)

(4) 我站起来转过身去。(孙犁《山地回忆》)

(5) 他得在坡里砍几根棍子回去修补一下。(康濯《春种秋收》)

前边的谓语表示动作在先，后边的谓语表示动作在后。比如，例(1)是先“写报告”后“交给通讯员”；例(2)是先“推车”后“开门”，再后才“出去”，几个谓语之间并不表示其他关系。其余可以类推。

这种几个谓语单纯表示动作先后的复杂谓语比较少，大多数是除了表示动作先后之外还兼表其他关系。那就是——

二、后一个谓语表示动作的目的，前一个谓语表示动作的方式。如：

(6) 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来^①抹一下嘴唇。(茅盾《子夜》)

(7) 周大娘点着了灯，烧火做饭去了。

(8) 你先上炕暖和暖和，我告诉你。

(9) 铁算盘知道满喜不是好惹的，赶紧绕到大门边拦住满喜说好话。(赵树理《三里湾》)

(10) 他要去省城受训。马上就得回县里动身。(康濯《春种秋收》)

(11) 他说完了，就溜过眼波去找林佩珊的

① 这个“来”是趋向动词，在句子里不作谓语。以下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加以说明了。

眼光。(茅盾《子夜》)

(12) 阿Q以如是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鲁迅《阿Q正传》)

从上面的例句里我们可以看到,后一个动作表示前一个动作的目的:“拿手帕”是为了“抹嘴唇”(例6),“烧火”是为了“做饭”(例7),“上炕”是为了“暖和暖和”(例8),其余可以类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前一个动作表示后一个动作的方式:“怎样抹嘴唇?——拿手帕抹嘴唇”(例6),“怎样做饭?——烧火做饭”(例7),“怎样暖和暖和?——上炕暖和暖和”(例8)。特别是象下边这些例子,表示方式的意思就更明显一些。

(13) 我曾在深沉的夏夜里,坐在礁石上看碧绿的海底。(端木蕻良《节日》)

(14) 小凤紧紧靠在一棵树上站着。(肖平《玉姑山下的故事》)

(15) 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16) “你们简直在闭眼瞎来!”袁廷发重新生气起来。(艾芜《百炼成钢》)

A₁类复杂谓语大多数是如此——从一个角度看,后一个动作表示前一个动作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前一个动作表示后一个动作的方式。当然,只表示一方面的意义的不是没有。如:

(17) 我尽量想办法办到。(陈其通《同志

问》)

(18) 人家在开会,你找人家做什么吗?(同上)

(19) 她红着脸……用手撕扯着眼前的梨树叶。 (肖平《玉姑山下的故事》)

(20) 我低着头坐在板凳上,靠墙扒着课桌。(田涛《冤家》)

例(17)和例(18)是后一个动作只表示前一个动作的目的,例(19)和例(20)是前一个动作只表示后一个动作的方式。但是比较起来,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上边所举的二十个例句中,第一个谓语(动词)都带有宾语(或介词结构充当的补语)。实际上,在A₁类复杂谓语中情形并非完全如此,不带有宾语的也常常出现。不过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第一个谓语大多是“来、去”一类的词。如:

(21) 通讯员来打招呼,找我上队长窝棚里去。(大群《小矿工》)

(22) 你不光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的架子来说风凉话。(赵树理《三里湾》)

(23) 你怎么不来看看我的舌头啦?(大群《小矿工》)

(24) 她上市场去买菜,鬼子检查员硬说她得了传染病,装上汽车就拉走啦。(同上)

(25) 原来昨天晚上叫我放哨,就是这个事情!真的要去打倒军阀。(田长江《平江起义前后的片断》)

(26) 李进先单独去找余爱国商量。(欧阳山《冤家路窄》)

第一个谓语是动词带有趋向动词的，也常常不带宾语。如：

(27) 最后，我决定出去看个朋友。(老舍《牺牲》)

(28) 每天吃了饭，就光打扮起来挑对象。(康濯《春种秋收》)

(29) 他一看见兄弟好好地回到家，就跳过去抓住他的手，什么话都没说，眼睛只顾掉下泪来。(欧阳山《冤家路窄》)

(30) 可是，布客大爷忽然空起手跑出来叫住他。(沙丁《在牛棚里》)

这一类复杂谓语，虽然第一个谓语(动词)没有宾语，但是表示的意义关系却跟前边讲过的相同——表示动作的目的或者方式。比如，例(21)的“打招呼”可以说是“来”的目的，“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打招呼”的方式(是“来”打招呼，而不是“去”打招呼)。同样，例(27)的“看朋友”可以说是“出去”的目的，“出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看朋友”的方式(是“出去”看朋友，而不是“回来”看朋友)。但是说它是后一个动作表示前一个动作的目的比较更合乎实际一些。

上边所谈的“来、去”都有实在的动作意义：“来帮一帮忙”(例 22)确是从彼处来此处，“去买菜”(例 24)确是从此处去彼处。有时候，这类“来、去”的动

作意义会显得空灵一些。如：

(31) 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2)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同上)

(33) 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同上)

(34) 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上)

A₁ 类复杂谓语的情况大致如上。总的说来，在结构关系上，几个谓语次第相加，不需要借助于虚词或其他语法手段。在意义关系上，它们表示：(一)动作次序的先后。(二)动作的目的或者方式。在(二)项里，大多数兼有表示两个方面的意义，少数只单纯表示一个方面的意义。

把带有动作意义比较空灵的“来、去”的复杂谓语也算作 A₁ 类，是因为尽管它们的动作意义不够明显，但是从结构分析着眼，它们仍然属于同一句型。

2. A₂ 类：主||谓₍₁₎ + “着(了、过)” → 谓₍₂₎

这一类复杂谓语的特点是第一个谓语都带有时态助词“着”或者“了、过”。它们的格式是：

主₍₁₎谓 + “着(了、过)”₍₂₎ → 谓……

谓语(动词)带“着”和带“了、过”，就句法分析方面说是相同的，但是在表达意义方面却很有分别。下边分开来谈。

一、带时态助词“着”的：

第一个谓语(动词)带有时态助词“着”的复杂谓语，一般地说来，表示以下三方面意义关系。

1. 前一个动作表示后一个动作的方式。如：

(1) 毛博士指着脸子教训老梅。(老舍《牺牲》)

(2) 我抱着那个铁盒子往家里走去。(肖平《玉姑山下的故事》)

(3) [有翼]碰上他大哥和范登高、王满喜挑着担子走到路上来。(赵树理《三里湾》)

(4) 她又踏着锅台爬上了梁头。(峻青《党员登记表》)

(5) [那就] 光着脚打下去吗？(孙犁《山地回忆》)

(6) 我到果园去玩晚了，也常留在庵里跟着三舅睡。(肖平《玉姑山下的故事》)

只要同 Λ_1 类比较一下，便可以看出上边这些例句的前一个动作只表示一种意义——是后一个动作的方式，而后一个动作却不表示前一个动作的目的。我们不宜于说“教训老梅”是“指着脸子”(例1)的目